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
第十五回 華夫人還金除後累 夏小姐設法濟窮人

話說夏瑤雲見哥哥要代他悔親，整整哭了一夜。次日，趙夫人見他兩眼紅腫，曉得因為昨日的事，只得解勸了一番。卻巧夏國華也來坐一回，當下說道：「非我今日年老昏昧，我兒雖是嬌養成性，卻要曉得女兒心中大義。你那哥哥終不是成材，隨後就是華家貧苦、只要書生清白，做了秀才娘子，也比得那貪官污吏被萬人唾罵勝了許多。」瑤雲見了爹爹說了這話，知道是怕他嫌華家窮，故用這話勸他。昨日哭了一夜已是傷心不已，此刻又聽見這話，不禁大哭起來。趙夫人見了也是心疼不過，只得又勸解了一回，老夫婦出去，倒是夏均祥的妻子頗知大義，昨晚勸了他丈夫一夜，說道：「你家本來是寒士出身，現在爹爹功名顯達，也算是祖宗庇佑。怎樣忘了本來面目，要想悔起親來？」均祥被妻子訴說一頓，也覺沒趣，一早就出門去。此時夏國華還怕有後患，趕著到書房，寫了個名帖，叫人往湯家鎮請湯先生來。就說有要話面談，家人答應前去。到了鎮上，卻好湯德元在家，說出來意，裡面回出話來：「家內有事不能分身。明早定來。」這兩人本是常來的，湯家人等俱皆熟悉，過了一會，派來兩個丫頭，亦出來問道：「老爺來請湯先生何事？」來人見沒人在旁，就將葉家的事與兩個丫頭細細說了一遍。順喜當時聽道：「幸虧老爺有主意，即日將禮聘定。若不這樣，免不得少爺反悔。可憐這裡兩位相公日夜功夫，滿口說要功名發達。」這華太太聽見，當時並未開口，回到房中，將這說與兩個姑娘知之。

他們三人暗自談心，並不提防華夫人聽見。於是華夫人母女也各自悲苦。華太太也歎息道：「窮字本是讀書人本分。前因夏親翁慷慨提攜，送了這一千銀子與兩個婢女，本是親戚應為之事。因他誠意而來，故此收下。現在他兒子既如此勢利，雖然夏親家絕無心意，日後難保不貽為口實。趁此湯伯伯未曾前去，仍將這銀子取回，請湯伯伯仍然送去，我母女二人針黹也得苦度日子。」春姑聽了，也說甚好，隨即華太太過來與湯德元道：「適才夏家來請伯伯，有何事故？」湯德元道：「來人但說有事面商，待明日見面方可知道。」華太太不禁淚下道：「先夫在日，本無心與仕宦結親。只因夏老爺見愛甚深，又值伯伯從中說合，故此做下這門親事。不料先夫病故，又承兩家相助照料，我想久久累人，終非了局。且不知兩個小兒有無出息，今日先與伯伯說明，可將夏家一千銀子並兩個婢女，明日伯伯進城依然送去。我家向來寒素，□指女工還可為小兒讀書之費。等日後彼此商發，再領情便了。」湯德元聽說，殊為詫異道：「嫂嫂何以如此見外，此時忽復送去，豈不負了夏親家美意？」華太太道：「寧可此時辜負。日後方免累人，但煩叔叔代去的好。還有一言，現在住尊府，於心久抱不安。前住之房，既蒙借住，擬想改日仍搬回那裡。貧賤自有命，到了極苦時節，小兒等也好發憤。」湯德元見他這樣，疑惑家中有人得罪了他，忙向華太太道：「親戚本有助相之義，親母何以說出如此話來？有誰說了閒話，但明說不妨。」湯德元也不知何故，華太太道：「次日早間進城便知底細，但這話務求伯伯說了。」德元只得隨應了，於次日早間進城來到縣內，夏國華請入花廳，談了一會。德元問道：「父臺昨日呼喚。有何見諭？」夏國華歎了一口氣道：「昨日相請非為別事。古人說兒女情長這四字，真古今一轍。但不知近來令婿弟兄文字有何長進，故請你先生來一問，二則有事奉托。小女今年已有□六歲，雖受有聘，卻依然在室。特恐小弟年老，一朝水遠長別，後顧堪虞。擬想將小女重托先生，待華家起服，即卜吉於歸。」

湯德元聽了，格外不解。在家被華太太說些葫蘆話，進城又聽了這些話，正想回話，只見慶喜順喜進來說道：「那邊太太說怕這裡婢女不多而入前去，恐這裡無人使喚，遣婢女回來，說已托湯大爺說過了。」國華問道：「親母何以如此見外，有何話說，請先說明。」德元將一切說了一通，國華拍案贊道：「巾幗中丈夫於今可見。就此一端，可知這人家不可限量。」德元道：「父臺何以如此驚疑？」國華道：「先生有所不知，必是奴婢說露實言，以致親母如此高介，免為後人借口。」遂將昨日之事說了一回。德元方才明白，說：「華太太既有此心，必是不肯挽回，如何說法？」國華道：「既是一定送來，權且收下，日後仍請先生代收便了。但是一家單住，仍是不妥，這事還要轉托。」當時德元辭去。

且說夏瑤雲見順喜二人回來、心中格外難受。順喜見國華說了湯德元的話，知道小姐難受，忙把他衣袖一擲向外去，瑤雲也跟著出來。順喜道：「以上事情，姑娘諒必盡知。姑娘雖煩也是無用，但他還了一千銀以後，不過靠針黹過活，明地幫，必不肯受，只好暗地幫他。他家有一老家人陶五，所有針線均是他出外賣。暗地將陶五說通，凡有金線叫他全送至衙門。多多給他價錢，豈不是好。姑娘將東西收好，至陪嫁時帶去。就是華太太也知道他一片苦心。」瑤雲聽道：「好卻是好，萬不使少爺知道，恐生別端。」順喜答應。到了次日。德元將銀子送來說道：「親母擇定明日遷居，只好先將銀子收下罷。」

國華無法，含愧道：「也好，好叫這畜生日後無可籍口。」

說著將銀子叫人送與均祥，說道：「叫他從此放心，斷不日後累他。」均祥自知冒失，不問好醜，一言不出，收了下來。德元看了甚不喜悅，只得告辭回家。

次日華太太仍與大椿母子搬在陶發家間壁居住，兆璧兄弟知道此事，日夜攻書。可憐兩位姑娘每日見不上多錢。日過月消，光陰轉瞬一月有餘。忽見陶五笑嘻嘻進來道：「今日城裡有個大戶人家，有幾位小姐出閣，所有針線無一不要。太太明日使小人拿去，豈不多賣幾文？」

華太太聽了甚為歡喜。從此做了針線，兩三日就叫他去賣，比往時好了幾倍，不但錢多而且易售。這日又叫他拿去一雙花鞋，到了晚間不回，大家□盼望。至次日午後方回，華太太問道：「你此次何以擱延？」陶五即將袖中拖出一包綢緞道：「那家說太太買料不便，就可拿這些料隨即做了。」華太太也不在意，過了幾次又拿好些衣服回來，說：「太太做針線太忙了，沒工夫再做衣裳，叫我將這衣服帶來，請姑娘只管穿這件東西，在他家也不算稀奇事，只要隨後針線做好些是了。」一連幾次均皆此說，那知道日幾乎露出真話來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